

Rubem Fonseca

新年快乐

FELIZ ANO NOVO

[巴西]鲁本·丰塞卡 著 符辰希 译



Rubem Fonseca

新年快乐

FELIZ ANO NOVO

[巴西] 鲁本·丰塞卡 著 符辰希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年快乐/(巴西)丰塞卡著;符辰希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006-8

I. ①新… II. ①丰… ②符…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巴西-现代 IV. ①I7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1733 号

FELIZ ANO NOVO

by Rubem Fonseca

Copyright © RUBEM FONSECA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through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62

总策划:黄育海

责任编辑:毛静彦

选题策划:彭伦 欧雪勤

装帧设计:张志全

新年快乐

〔巴西〕鲁本·丰塞卡 著

符辰希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4 字数 94,000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06-8/I·4794 定价:25.00 元

短篇小说的物理

——“短经典”总序

王安忆

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倘若是中篇或者长篇，许是有周旋的余地，能够在宽敞的地界内自圆其说，小说不就是自圆其说吗？将一个产生于假想之中的前提繁衍到结局。在这繁衍的过程中，中长篇有时机派生添加新条件，不断补充或者修正途径，也允许稍作旁骛，甚至停留。短篇却不成了，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这并非暗示其中有什么捷径可走，有什么可被省略，倘若如此，必定会减损它的活力，这就背离我们创作的初衷了。所以，并不是简化的方式，而是什么呢？还是借用

物理的概念，爱因斯坦一派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理论的最高原则是以“优雅”与否为判别。“优雅”在于理论又如何解释呢？爱因斯坦的意见是：“尽可能地简单，但却不能再行简化。”我以为这解释同样可用于虚构的方式。也因此，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

在围着火炉讲故事的时代，我想短篇小说应该是一个晚上讲完，让听故事的人心满意足地回去睡觉。那时候，还没有电力照明，火盆里的烧柴得节省着用，白昼的劳作也让人经不起熬夜，所以那故事不能太过冗长。即便是《天方夜谭》里的谢赫拉查达，为保住性命必须不中断讲述，可实际上，她是深谙如何将一个故事和下一个故事连接起来。每晚，她依然是只讲一个故事，也就是一个短篇小说。这么看来，短篇小说对于讲故事是有相当的余裕，完全有机会制造悬念，让人物入套，再解开扣，让套中物脱身。还可能，或者说必须持有讲述的风趣，否则怎么笼络得住听众？那时代里，创作者和受众的关系简单直接，没有掩体可作迂回。

许多短篇小说来自这个古典的传统。负责任的讲述者，比如法国莫泊桑，他的著名的《项链》，将漫长平淡的生活常态中，渺小人物所得出的真谛，浓缩成这么一个有趣的事件，似乎完全是一个不幸的偶然。短篇小说往往是在偶然上做文章，但这偶然却集合着所有必然的理由。理由是充分的，但也不能太过拥簇，那就会显得

迟滞笨重，缺乏回味。所以还是要回到偶然性上，必是一个极好的偶然，可舒张自如，游刃有余地容纳必然形成的逻辑。再比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法国被占领，学校取消法语课程之际，一个逃学孩子的一天。倘是要写杂货店老板的这一天，怕就没那么切中要害。这些短篇多少年来都是作范例的，自有它们的道理。法国作家似乎都挺擅长短篇小说，和精致的洛可可风气有关系吗？独具慧眼，从细部观望全局。也是天性所致，生来喜欢微妙的东西，福楼拜的长篇，都是以纤巧的细部镶嵌，天衣无缝，每一局部独立看也自成天地。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是将一个小世界切割钻石般地切成无数棱面，棱面和棱面折射辉映，最终将光一揽收尽，达到饱和。短篇小说就有些像钻石，切割面越多，收进光越多，一是要看材料的纯度，二是看匠人的手艺如何。

短篇小说也并不全是如此晶莹剔透，还有些是要朴拙许多的，比如契诃夫的短篇。俄国人的气质严肃沉重，胸襟阔大，和这民族的生存环境、地理气候有关，森林、河流、田野、冬季的荒漠和春天的百花盛开，都是大块大块，重量级的。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即便篇幅极短小，也毫不轻薄，不能以灵巧精致而论，他的《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都是短小精悍之作，但其中的确饱含现实人生。是从大千世界中攫取一事一人，出自特别犀利不留情的目光，入木三分，由于聚焦过度，就有些变形，变得荒谬，底下

却是更严峻的真实。还有柯罗连科，不像契诃夫写得多而且著名，却也有一些短篇小说令人难忘，比如《怪女子》，在流放途中，押送兵讲述他押送一名女革命党的经历——俄罗斯的许多小说是以某人讲故事为结构，古时候讲故事的那盆火一直延续着，在屠格涅夫《白静草原》中是篝火，普希金的《黑桃皇后》则是客厅里的壁炉，那地方有着著名的白夜，时间便也延长了，就靠讲故事来打发，而在《怪女子》里，是驿站里的火炉。一个短暂的邂逅，恰适合短篇小说，邂逅里有一种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可超出事情本身，不停地伸展外延，直向茫茫天地。还有蒲宁，《轻盈的呼吸》。在俄罗斯小说家，这轻盈又不是那轻盈。一个少女，还未来得及留下连贯的人生，仅是些片鳞断爪，最后随风而去，存入老处女盲目而虔诚的心中，彼此慰藉。一个短篇小说以这样涣散的情节结构起来，是必有潜在的凝聚力。俄国人就是鼎力足，东西小，却压秤，如同陨石一般，速度加重力，直指人心。

要谈短篇小说，是绕不开欧·亨利的，他的故事，都是圆满的，似乎太过圆满，也就是太过负责任，不会让人的期望有落空，满足是满足，终究缺乏回味。这就是美国人，新大陆的移民，根基有些浅，从家乡带了上路的东西里面，就有讲故事这一钵子“老娘土”，轻便灵巧，又可因地制宜。还有些集市上杂耍人的心气，要将手艺活练好了，暗藏机巧，不露破绽。好比俗话所说：戏法人人

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欧·亨利的戏法是甜美的伤感的变法，例如《麦琪的礼物》，例如《最后的常春藤叶子》，围坐火盆边上的听客都会掉几滴眼泪，发几声叹息，难得有他这颗善心和聪明。多少年过去，到了卡佛，外乡人的村气脱净，已得教化，这短篇小说就要深奥多了，也暧昧多了，有些极简主义，又有些像谜，谜面的条件很有限，就是刁钻的谜语，需要有智慧并且受教育的受众。是供阅读的故事，也是供诠释的故事，是故事的书面化，于是也就更接近“短篇小说”的概念。塞林格的短篇小说也是书面化的，但他似乎比卡佛更负责任一些，这责任在于，即便是如此不可确定的形势，他也努力将讲述进行到底。把理解的困难更多地留给自己，而不是读者。许多难以形容的微妙之处，他总是最大限度传达出来，比如《为埃斯米而作》，那即将上前线的青年与小姑娘的茶聊，倘是在卡佛，或许就留下一个玄机，然后转身而去，塞林格却必是一一道来。说的有些多了，可多说和少说就是不同，微妙的情形从字面底下浮凸出来，这才是真正的微妙。就算是多说，依然是在短篇小说的范围里，再怎么样海聊也只是一次偶尔的茶聊。还是那句话，短篇小说多是写的偶然性，倘是中长篇，偶尔的邂逅就还要发展下去，而短篇小说，邂逅就只是邂逅。困惑在于，这样交臂而过的瞬间里，我们能做什么？塞林格就回答了这问题，只能做有限的事，但这有限的事里却蕴藏了无限的意味。也许是太耗心血了，所以他

写得不多，简直不像职业作家，而是个玩票的。而他千真万确就是个职业作家，唯有职业性写作，才可将活计做得如此美妙。

意大利的路伊吉·皮兰德娄，一生则写过二百多个短篇小说。那民族有着大量的童话传说，像卡尔维诺，专门收集整理童话两大册，可以见出童话与他们的亲密关系，也可见出那民族对故事的喜爱，看什么都是故事。好像中国神话中的仙道，点石成金，不论什么，一经传说，就成有头有尾的故事。比如，皮兰德娄的《标本鸟》，说的是遗传病家族中的一位先生，决心与命运抗争，医药、营养、节欲、锻炼，终于活过了生存极限，要照民间传说，就可以放心说出，“从此他过着幸福的生活”，可是在这里事情却还没有完，遗传病的族人再做什么？再也想不到，他还有最后一搏，就是开枪自杀，最后掌握了命运！这就不是童话传说，而是短篇小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渐渐脱离故事的原始性，开始进入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不再简单地相信奇迹，事情就继续在常态下进行。而于常态，短篇小说并不是最佳选择，卡佛的短篇小说是写常态，可多少晦涩了。卡尔维诺的短篇很像现代寓言，英国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短篇更接近于散文，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则是一个例外，他在冗长的日常生活上开一扇小窗，供我们窥视，有些俄国人的气质。依我看，短篇小说还是要仰仗奇情，大约也因此，如今短篇小说的产出日益减少。

日本的短篇小说在印象中相当平淡，这大约与日本的语言有关，敬语体系充满庄严的仪式感，使得叙述过程曲折漫长。现代主义却给了机缘，许多新生的概念催化着形式，黑井千次先生可算得领潮流之先。曾看过一位新生代日本女作家山田咏美的小说，名叫《YO—YO》，写一对男女相遇，互相买春，头一日她买他，下一日他买她，每一日付账少一张钱，等到最后，一张钱也不剩，买春便告罄结束。还有一位神吉拓郎先生的一篇名叫《鲑鱼》的小说，小说以妻子给闺密写信，因出走的丈夫突然归来停笔，再提笔已是三个月后，“他完全像鲑鱼那样，拼命地溯流而归……”浅田次郎的短篇《铁道员》因由影星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而得名，他的短篇小说多是灵异故事，他自述道是“发生在你身上……温柔的奇迹”，这也符合我的观念，短篇小说要有奇情，而“温柔的奇迹”真是一个好说法，将过于夯实的生活启开了缝隙。相比较之下，中国的语言其实是适合短篇小说的，简洁而多义，扼要而模糊，中国人传统中又有一种精致轻盈的品位，比如说著名的《聊斋志异》，都是好短篇，比如《王六郎》，一仙一俗，聚散离合，相识相知，是古代版的《断背山》，却不是那么悲情，而是欣悦！简直令人觉着诡异，短篇小说是什么材料生成的，竟可以伸缩自如，缓急相宜，已经不是现代物理的概念能够解释，而要走向东方神秘主义了！

现在，“短经典”这套世界现当代短篇小说丛书的出版，又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会有多少意外发生呢？

二〇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上海

目录

001	夜游
004	索取者
027	贝蒂
029	雨棚天使
037	事故报道
041	骄傲
044	名册
052	肉与骨
059	一个青年作家的辛酸
073	另一个
078	新年快乐
091	曼德拉克
136	侏儒
150	译后记

夜 游

我提着公文包回到家，包里装满了信纸、报告、调查、研究、提案和名片。妻子坐在床上悠哉地看着信，床头柜放着一杯威士忌。她眼也不抬地说，你看上去很累嘛。女儿在房间练发声定位，儿子房间传来四重奏曲，这是家里仅有的声响。包你拿着不放了？妻子问道，把衣服脱了，喝点威士忌，你得学会放松。

我走进书房，这是我在家中喜欢独处的地方。同往常一样，我什么也不做，在桌上摊开调查报告，却并不看那上面的文字和数据，只是等待。你整天工作个没完，我敢打赌，你同事拿着一样的工资，干的活儿还没你一半多。妻子端着酒杯走进屋来，可以吩咐开饭了吗？

女佣做菜量足且精细，孩子们长了不少，我和妻子也胖了。这是您爱喝的红酒，她满足地咂了下舌头。上咖啡时，儿子问我要钱；品甜酒时，女儿问我要钱。妻子什么也没问我要，我们的银行账户是共有的。

开车出去兜一圈？我发出邀请，尽管知道她不会去，因为这会儿是电视剧时间。我就不明白你每晚开着车出去转悠有什么意思，当然了，那车买来挺贵，不用就可惜了，但我对钱财是看得越来越淡了，妻子说道。

孩子们的车挡住了库门，我的车出不来。于是我把他俩的车开出来，停在路边，再把我的开出来，停在路边，再把他俩的重新开进车库，关上库门。这一系列操作让我略感恼火，但一看到车头凸出的保险杠，那双倍加固的镀铬钢条，我又不禁心跳加速，愉悦舒畅。我把钥匙插进点火开关，强大的引擎藏在流线型车盖下，默默地发出能量。上路了，同往常一样，我也不知要去哪儿，但一定得是条僻静的街道，这座城里的人比苍蝇还要多。巴西大道不行，那里总是车水马龙。我来到一条街上，黑灯瞎火，树影沉沉，很理想的地方。男的还是女的呢？其实无所谓，可是当时一个人影也没有。我开始有些紧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我甚至很喜欢，这样更能得到释放。此时，我看见一个女人，就她吧，尽管女的不太令人兴奋，因为比较容易得手。她步履匆忙，手里提着一个普通纸袋，面包店或菜场里常见的那种，穿着衬衫和裙子，快步走着。石块铺就的人行道上，每二十米有一棵树，这可是个有趣的难题，这要求更高的灵活度。我熄灭车灯，加速向前。直到听见橡胶轮胎撞在马路牙子上，她才意识到我要从她身上轧过。我正中那个女人膝盖以

上，两腿中段，稍微偏左，完美的一击。只听得两根大腿骨遇到撞击而断裂，我猛然左转，如火箭般紧贴着一棵树穿越而过，轮胎唱着歌似的滑回柏油路面上。真棒，我的引擎，从 0 加到 100 码只用了九秒。我还瞅了眼那个被我撞到的女人，身体扭曲，血染斑斓，趴伏在郊区小屋的一堵矮墙上。

我在车库里检查了一遍车，用手自豪地轻轻抚过那无印无痕的挡泥板和保险杠。找不到几个人，全世界也找不到几个，能像我一样灵巧地驾驭这台机器。

全家正在看电视。兜了一圈儿，现在平静点了？妻子躺在沙发上，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视屏幕问道。我要睡了，大家晚安，我答道，明天我在公司还有可怕的一天呢。

索取者

正门上有一副巨大的假牙，下面写着“牙医卡瓦略”。空空的候诊室里挂着一块牌子：“请稍等，医生正在接待病人”。我等了半个钟头，牙一直痛着，门终于开了，出来一个女的，旁边跟着个大个子，四十岁上下，身穿白大褂。

我走进房间，坐上椅子，医生拿一张纸巾围在我脖子上。我张开嘴，说自己后牙痛得要命。他用小镜子看了看，问我牙齿怎么会糟糕到这种地步。

我只是笑笑。这些家伙真有意思。

我必须拔了它，他说，您的牙已经掉了不少，如果不立即采取措施，剩下的几颗也都会掉光，包括这颗——说着他在我的门牙上敲了敲，发出刺耳的尖响。

一剂麻药打在牙龈上。医生用镊子夹着拔下的牙给我看，根都烂了，瞧见没？他若无其事地说道，一共四百。

我只是笑笑。没有，哥们，我说道。

没有什么？

没有四百块，我说着朝门口走去。

他用身体挡住门。你最好还是付钱，他说。这个大块头，手掌宽大，胳膊粗壮，不知给多少穷鬼拔过牙。而我瘦弱的体型更是激励了对手。我恨牙医、商人、律师、厂长、职员、医生、经理，恨所有这帮下流的恶棍。他们全都欠我太多。我拉开上衣，掏出三八手枪，愤怒地问道，把这个插进你屁眼里怎样？——我怒不可遏，唾沫直接喷到他脸上。他登时面色煞白，向后退缩。枪顶住他胸口的时候，我的心情开始舒畅起来：我将抽屉从柜子里通通拉出，所有东西扔弃一地，药水瓶像足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噼里啪啦撞碎在墙上。砸烂漱口池就要困难许多，我甚至因此弄伤了手脚。牙医大夫眼睁睁看着我，他应该几番盘算要将我扑倒在地，我倒希望他这么干，那样我好把子弹直接射进他那塞满狗屎的大肚皮。

我什么也不付，我付钱付够了！我对他大声怒吼，现在我只索取！

我朝他膝盖开了一枪。真该杀了这个狗娘养的。

街上人来人往。我脑子里自言自语，有时也会说出声来：全世界都欠我的！欠我吃的，欠我操的，欠我被盖，欠我鞋穿，欠我房